

2017/11/17 10:00-12:00
觀影經驗養成與電影映演

主持人：王志欽（肥內）

與談人：

D：Chiara Dacco:

冬：陳錫冬

柏：陳柏任

(冷彬開場致詞)

(肥內老師主持)

(08:00)

冷彬:

各位朋友大家早，我是富邦文教基金會的冷彬，那今天先歡迎大家在今天這個早上能和大家聚在一起。今天這個臺法論壇其實主要是在這四年間，富邦文教基金會和國家電影中心，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希望能夠在校園裡頭建立一種影像教育的可能性，讓影像教育成為臺灣教育裡頭一種新的想像，那在這四年內我們受到法國在台協會、法國國家電影中心很多幫助，包括怎麼樣讓電影在學生中間成為一種討論，其實我們借重非常多法國國家電影中心(CNC)的資訊，然後也因為法國在台協會的關係，我們非常努力去研究法國是如何透過國家文化政策、文化部門、教育部門，讓影像教育、觀影成為每一個法國學生從小到大大一個必然的經驗，我們也發現學生透過國家電影計畫的關係，年復一年進到電影院觀影，有著非常好的討論品質。

整個教育計畫對法國學生在藝術、創意、批判思考上整體的提昇，四年前富邦文教基金會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確實借重了法國經驗，透過密切與CNC 統籌、當地影像教育教材編寫的老師，甚至也邀請了法國導演來臺灣進行影像交流，在這四年間，臺灣確實也一步一腳印的，類比一點法國的經驗，再回推到臺灣現場調整，其實蠻土法煉鋼的，因為當我們開始引用法國經驗時，就發現臺灣整體在藝術、批判思考、哲學的教育都是非常空缺的，所以試著在移植法國經驗時，其實碰到非常多困境，這三四年來我們也透過專業協助，比如說國影中心、產業中非常多的作者給了我們很多支持，也跟老師們開始長期建立共同學習的關係，電影教育在臺灣還很新，還沒有一個共同方法，所以這三四年來我們確實跟著很多不同的單位，不斷透過現場執行，累積經驗及學校老師的回饋，試圖在臺灣建立影像教育。

我們發現，如果在台灣要讓影像教育成為一個系統性的機制，不管是選修、必修或者是課綱的討論，到底是未來選修的想像，或是主科發展的可能性，這確實還有很多爭議的空間，但如果是影像教育的一種可能性，在法國確實有可能發生，但條件是其周邊配套要相對是健全的，我們自己在推動電影教育的這幾年發

現，產業端的支持會是非常大的助力，那時我們在看法國的機制時覺得很驚人，因為學生的觀影活動，變成是一個全產業參與的事情，戲院需要出力、發行商要出力、教育系統要付費，他其實還是非常完整保持著使用者付費的機制，讓電影成為大家生活中的一種可能性，我們把過去這三年主要是運用富邦的經費，讓我們可以帶電影去學校放映，讓電影人加入團隊去推廣影像教育，但我覺得不是一個長久之計，要怎麼樣讓政府、教育端、產業真的能合在一起永續經營，互相把自己的資源盤點出來，看來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這幾年來，產業如何連動加入影像教育這個角色，不同的單位又如何分工，我覺得是在經歷前四年土法煉鋼的慘痛經驗之後，希望在今年能有一個收攏的討論，並讓所有相關人員進場一起討論可以有什麼樣的未來，它可能是社區型的計畫，也有可能是小一點的教育計畫，它不見得是一個全面性的計畫，但重要的是這個典範如何透過討論梳理出來，我覺得這是我們在這三天非常努力想要做的嘗試，尤其特別邀請到兩位法國電影教育界的先進，也邀請到一些區域性的電影放映空間、場館方，接下來也有產業的人、導演、片商，教育界人士，我們希望透過這三天把大家聚在一起，一起來腦力激盪，共同對話，也許能提出一點對國家政策、教育政策的想像，那這三天我們也會有完整逐字記錄，我們有一組非常好的工作人員在後方記錄，同時將對話過程梳理，希望這三天結束之後，我們仍能帶起更多討論，並回饋到政策上再做一些建議，所以很需要大家在這裡，雖然同樣是觀眾，但也是討論的夥伴，希望大家能共同討論出方法，起碼在未來一二十年的教育中，我們有那麼一點點有跡可循的答案，所以再次歡迎大家。第一個階段，我要先把主持交給一起長期工作的夥伴王志欽老師，他也非常清楚電影教育機構的脈絡，所以也會在脈絡的基礎上試著導引對話，那我們歡迎老師！

王:

感謝大家今天來，因為我們時間侷促，講者有豐富的東西要呈現給大家，我就長話短說。第一個主題作為論壇開場，其實是很具象徵意義的，就關於觀影經驗的培養跟電影映演這件事情，為什麼要從觀影經驗開始？因為我們可以從比較獨立、非主流的電影推廣開始，我們平常太容易接觸到主流商業的電影，第一場講座，我們請到三位在推廣獨立電影的從業人士來進行討論，首先是巴黎獨立電影聯盟的教育統籌 Chiara Dacco，稍後會有簡報呈現，當然在三位講者都各別分享後，我們會有一個後續交流時間，再詳細討論三位經驗如何跟臺灣、跟在座的各位產生關連，那我們請 Dacco 女士先開始。

Chiara Dacco:

大家早，我是 Chiara Dacco 今天非常榮幸能來到這裡，首先要謝謝富邦文教，還有國家電影中心，這是我第一次來台灣，來介紹我在獨立電影聯盟裡的經驗，現在巴黎有 32 個獨立戲院，過去 30 年來，我跟中學生、大學生進行影像教育，

我對台灣其實不是那麼熟悉，如果大家不清楚我說的事情，可以舉手發問。其實我是義大利人，我在十六歲搬到巴黎，希望能從事電影的工作，因為我們知道巴黎是歐洲電影的首善之都，當地有非常多戲院，全年有非常多新片放映，不論是獨家或經典電影，或是已經上映很久的片都可以看到，觀眾可以在任何時候看想看的片。

但在義大利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在巴黎這類的文化經驗已經進行很久，所以可以吸引不同觀眾去觀影，我很樂意分享巴黎這些經驗，就像冷彬所講的，巴黎其實各種類型的電影院層級是非常清楚的，其實我之前先是擔任女性影展的負責人，我知道在台灣也有所謂的女性影展，我們也會在影展中遇見世界各地的人，在這當中有各式各樣的電影教育推廣活動，每一年都有 600 多個學生來交流，透過這些影展，我發現這些電影有些非常艱深，如一些實驗或經典電影等等，對學校來講是帶他們探索，我認為學生有能力看各式各樣的電影，這是在影像教育首次的經驗。

在巴黎郊區的時候，我負責運作一個擁有國家經費的電影院，在義大利是完全沒有的，在法國，無論大小城市都有這樣的電影院提供民眾相關的觀影機會，在電影院，有人負責影像教育則包含了片單或座談，他們選擇這些電影是去思考說為什麼要放映這樣的電影，由於前述這些經驗，我才成為巴黎獨立電影的統籌。

1992 年，CIP 成立的宗旨是針對年輕人，他們發現年輕人很少去看電影了，那如何主動出擊呢，他們決定走向年輕人、走向學校，讓他們發現電影。所以當時有一些電影院結合起來，希望向學校介紹電影。除了電影，他們也要捍衛獨立製作的電影、藝術電影，這也是法國的特性，因為他們的電影不只是商業的，也有文化和藝術的電影，當時我們也是摸索如何進行這樣的影像教育，我們首先跟巴黎市政府、CNC、還有法國各學區負責人進行協商，也開始讓老師們對於電影有相關的訓練，因為要讓學生了解電影的話，老師必須成為傳遞者。

CIP 一開始就了解必須透過老師傳承，作為這樣的協會，我們也擴及其他的電影院，不只是一開始的十幾家，有了這個公共資金，我們也希望不只是巴黎，也讓各地更多的年輕人學習怎麼看電影。最近這四年來，影像教學已經不只針對年輕人，成年人和其他族群也有。在巴黎有 86 個電影院，大部分都隸屬於電影集團，大概有一半屬於連鎖，但是 80% 的票房都是這些連鎖戲院的成果，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連鎖戲院，放映美國商業片，賣爆米花等等，也是他們的營業額。但特別的是，他們同時也放藝術電影或其他外語片、獨立製作的電影，這些連鎖戲院有很多，例如在市中心有 27 個廳的電影院，因為他們看到有市場在。所以在法國獨立電影也有專屬戲院，也有影像教育的人員在電影院，特別是大型連鎖的電影院，也會放映這些獨立電影。請看這張電影院分布圖。電影院可以跟各學區的學校合作，進行教學。當然我們只佔這裡面的 32 間，我們並不是多數，但我們非常有熱誠進行影像教育。

在此提供一些數據，我們有一萬一千個座位，我們的票房，巴黎整個有二千

四百萬的票房，我們只佔一小部分，但對我們來說，任何一個售出的座位，對我們來說都是推廣影像的成就。進行這樣影像多元化的任務，可以得到公部門的補助，我們也會跟觀眾進行影像的討論。每年有十一萬五千的人次收看，許多的年輕人或教育者也都認識 CIP，因為我們已經進行二十、三十年的工作了，大眾也知道我們。

另外我們的活動有二十幾種，雖然我們只有六個人，必須說明我們是民間的社團，但資金來源是公部門，因為法國政府認為我們有公眾利益，因此願意資助。在義大利就沒有這種可能，民間社團不可能得到這麼多財源。這些資金來源不只是全國性的，也有市政層級和地區層級的。所以民間團體其實它的存在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是第一線的專業人士，由他們來推廣是最適合的。影像教育部分，我們有兩類計畫，一個是跟 CNC 進行的影像教育，另外是我們原創的影像教育計劃。大家或許有聽過，尤其是公部門的 CNC，因為他們兩年前曾來台灣參訪。法國的文化部門跟地方政府合作推廣電影，對法國政府來說，這是讓法國人民未來會走進電影院的開始，這是他們認為很重要的一件事。

主要是我們都放原文的電影，有各種類型，文化資產較老的電影、藝術電影，有短片和紀錄片，實驗性質的電影、也有文學性的電影，CNC 每一年會提供清單，大概有 70 部電影，他們已經買下版權，會有二十多個影像專家組成委員會，他們一起看這些電影，決定那些真的是必須向年輕人推薦，由這樣的委員會來決定。而這個推薦片單，所有老師都會參考，因為他們知道這些人都非常專業。在這七十部電影之內，協會再選出三到五部，放給學生看。這是有雙重的審核，選擇最適合的電影。第二個很重要的目標是，教育這一些傳遞者——也就是老師們，如何讓這些老師帶學生看電影後，進行討論和分析。這是一種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只要看完電影而已，而是要真的學習過程，老師也必須接受訓練來帶這樣的活動。我們有工作坊，好讓學生進行活動，去分析和思考這部電影背後使用的技巧和訊息。帶這些活動的人不一定是電影專業，可能是法文老師或歷史老師，但我們也會派電影專業的專家來參與工作坊，讓學生有不同角度來分析電影。除了他們文學或歷史、哲學的老師，也有一位電影專家跟他們一起分析，甚至教他們怎麼拍電影、重現，這樣的影像怎麼拍出來的。這是我們認為很重要的成立目的。甚至我們會思考為什麼要這樣的拍？任何影像都不是中性的，都是選擇的結果。

這樣的工作坊對小學生或幼稚園，也都有影像教育的機制，我們認為要越早開始越好。我曾經待過的機構，甚至會為 2 歲的小朋友放映短片，大概 10-20 分鐘給他們看，因為我們覺得讓小朋友很早接觸學會談論電影，是很有趣的事情。越早讓他們接觸，讓他們習慣去看一些他們自己可能不會去看的電影，讓他們的世界更寬廣。也確實，我們看到法國觀眾的口味非常多元，因為他們從小就學習看不同類型的電影。雖然我們是一個民間團體，這也是我們為公眾利益做出的貢獻。

我們的票價是 2.5 歐元，真的很便宜。法國票價是 10 歐元，讓我們真的可以專心投入影像教育，好讓其他經費用於影像教育上。很重要的，讓學生知道看電影需要付費，並不是免費的。我們每年會放映四百場電影，每場大概是一百個學生，放映之後有一些討論，現場會有教育推廣人員。每年有三萬三千人次來看電影，雖然數量不算很多，但對電影院來說也是重要收入。我們也可以發現法國電影觀眾的年紀越來越大，年輕人越來越少，法國電影聯盟等都在思考如何透過電影教育，讓學生知道如何去閱讀影像，去認識電影。所以我們要進行影像教育的話，必須讓他們去電影院面對大銀幕，去真實地體驗電影，同時也告訴年輕人，看電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除了好萊塢大片之外，還有他們平常不會感興趣的電影，就算他們不感興趣，我們也可以從他們口中知道為什麼。這是有關巴黎地區的數字。有 550 個班級前來參觀。所以從 2012 年到 2014 年有將近四百萬個票房收益。所以我們必須了解，一方面我們需要票房維持戲院運作，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相關經費進行影像教育。

這是一些相關活動，這些觀影跟教師培訓，他們可以請六天假來進行課程，這都是由國家來負擔，除了電影之外還有相關主題。我們討論電影中的音樂和剪接等等，教師也有接觸相關電影周邊的主題，漸漸他們可以讓教師獨立向學生介紹這些電影。在主持這些培訓的是專業電影人員，和學校教授、電影技術人員，讓教師真正體驗到電影真實的面貌。我們也負責參與中學生看電影的活動，每年可以選擇看五部電影，有三百個場次，在巴黎有二十間影院參與這個計畫。關於計畫預算，我們大概有十五萬歐元，讓我們能進行影像教育/工作坊的規劃。這些工作坊可以讓學生了解電影的實務層面，可以參與製作，相關人員也會陪同學生去參加影展，認識不同的電影類型。

其實在影像教育方面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的電影是針對學生，而不是一般民眾。在影展中就可以跟其他一般民眾一起參與，一起看電影。比如紀錄片影展，還有實驗電影的影展等等。我們也有影展的合作夥伴，我們選擇一些影展片，鼓勵學生來參加影展，和其他民眾一起認識這些電影，也可以跟他們的家人一起來參與，不是以學生身分，而是真正的一個人來看電影。他們培養學生來主動地觀看電影，我們都有比較低廉的票價，有時可以針對他們想看的電影，舉辦相關的場次，讓學生、老師和家人們一起來看電影。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學生成為影院俱樂部的成員，這是我們的目標之一。

在法國特別的地方是，電影並不是一個科目，但除了一個特例，有一些高中有電影班，每星期有三到五小時是電影選修課，學生可以選修這樣的課，之後成為電影從業人員，這是特別的組，就像高中生他們有分文組、理組等，他們可以看到的電影就沒有任何限制，而且會有許多電影從業人員去這些學校進行推廣，會跟學生一起拍電影，另外也會教他們如何成為一個深度的電影觀賞者，當然這些學生，既然已選擇想進入這個行業，給他們看的電影就是比較難的，有深度的。於是我們的工作反而是比較容易的，我們不是推廣者，只是陪伴。在整個法國，雖然數量不多，但確實有這樣的電影組。

另外還有一個獎項，在巴黎，讓高中生去看八部電影，由他們票選出最喜歡的電影。這個由高中生來評選的電影獎。影片主要是當代的，他們會跟一般觀眾去看，進行電影評論，無論是書寫或拍攝的方式，或是用推特做電影評論，不一定要用傳統的方式，來進行這樣獎項的頒發。這也是法國國家級的計畫。另外我們在巴黎跟市政府合作，市政府出錢讓我們跟某些班級進行工作坊。一次是兩個小時，我們可以接觸到 14% 的學生，我們沒辦法做大量，但希望品質非常的好。在二十年前，我們就有人提出希望可以做長期工作坊來陪伴學生，確實我們也朝這個方向努力。二十年前我們就混合不同年級的學生一起看電影，從年初看這部電影，大家分析討論，期末大家聚在一起討論。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實驗，大家不同年齡會有不同感受。學生除看電影之外，也會互相討論，這是很有趣的，因為許多工作坊沒有時間進行交流，那我們有好幾次的會面，才有這樣的機會。

另外我們也有所謂的與 CIP 的會面，這入場票是 4 歐元，相當於一百四十塊台幣。入場後就可以看電影，也可進行討論，各位可以看到相較於學校，入場的人數比較少，但我們是客製化相關的電影介紹，陪伴這些成人來學習看電影。今年我們也第一次提出新的工作坊，讓成人和教職員來學習電影專業。另外是學生，他們會畢業，之後怎麼辦呢，因為在學校時他們會聽從老師的指導去看電影，畢業後如何讓他們成為電影觀眾呢？這個計劃叫藝術的起源，所以我們讓電影院的經營者互相討論，選擇許多電影包含商業片、藝術電影，還有文化資產的電影，選出電影清單，讓家庭可以選擇電影去觀賞。同時這清單上也會有建議的年齡，讓家長可以選擇適合的年齡讓他們的小孩去看。當然我們的清單會在所有的戲院裡發給觀眾，每年都會有五千多位的家長收到這份清單。他們可以推薦給小孩，或是他們自己去看電影都可以。這是蠻成功的實驗，藉由這個計畫讓原本在家裡看 DVD 的年輕人，他們有更多的選擇。他們也可以成為會員，入場費就會從 5 歐元降到 3 歐元。這計畫除了希望他們入場觀看後，也有工作坊。讓他們討論分析，模擬電影相關的專業，這是傳承媒介的工作。

時間差不多了，我做一個結尾。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是教育大眾，如何讓大家的資源結合起來，讓更多多元的電影被大家發現。由獨立電影院團結起來進行這樣的工作。我們一開始也有做市場調查，比如說對法國人來說，大家認為怎樣的電影才是獨立電影？大家認為是由專業有熱忱的電影人來經營。我們遵循這樣的印象，也做了一個形象，讓大家更容易在視覺上認識我們，也有做這樣的廣告短片和網站，在網站上可以看到所有電影場次和工作坊，任何的電影場次也會有相關及其活動的介紹，所以這些電影院要支持下去，都會進行約 250 場/年的活動。各位可以想像每年除了播放電影外，還要舉辦這樣的活動。

在法國有這樣的網站，讓大家更容易去接觸獨立電影，去了解有哪些活動。當然我們也會介紹每一個電影院，相較於連鎖影院，它們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他也常常是一個有魅力的場所。我們也有首映的節目，每年 32 個戲院有 32 場首映會，這是針對成人的族群，讓他們可以在首映會上，先看到七月到十二月的電影，每個戲院也會先藉由這機會向成人觀眾介紹它們今年的片單。所有觀眾可以從一

個廳走到另一個廳，可發現大家不同的片單。每個頁面都可看到一個電影院，還有電影。所以這是我們網站呈現方式。當然這網站也為我們吸引很多合作夥伴，另外必須要說的是，為了讓更多人能接觸電影，確實在普及化這件事情上，票價是很重要的。有些弱勢族群沒有這樣的能力，負擔這樣的價錢去看電影。所以我們會有一些優惠，15 歲以下只要 5 歐元，我們也有會員的制度，會員也是以 5 歐元可以去看電影。這個計畫從 2017 年 8 月開始，相當的成功，許多人是為了支持獨立電影和電影院而成為會員，這些會員也因為這樣發現更多電影，我們也打了一些廣告。對我們來說這個溝通過程非常成功，也吸收到很多新的觀眾。這些人原本會去看院線商業片，因為這些推廣的工作，讓更多人轉向獨立電影。接下來我們也希望跟更多夥伴合作，比如圖書館，抱歉我超出一點時間，希望大家有問題可以向我提問。

(1 : 0 7 : 5 8)

冬：

大家好，我是沙鹿電影藝術館陳錫冬，這張照片上面是寫民國 99 年 12 月 25 號，這是我們之前的外觀，上面是寫沙鹿鎮立圖書館，以前我們是隸屬在沙鹿鎮公所，我們深波圖書館是味丹企業人楊深波先生從建築設計到完成。這個建築物也有三十年的歷史了，我們維持得還不錯，一直有做一些裝修。我們左上角那邊有一個華氏 451 度，這是我們美國小說家布萊柏利寫的一本反烏托邦的小說，法國導演楚浮也改編成電影。藉由這樣的意象，我們圖書館要去推電影的特色，這是我們的意圖。上面有很多石頭，是大肚山既有的鵝卵石，當作在地文化。

我們這個館為什麼要去選擇電影作為特色，其實我們當初的出發點是想說一個公共圖書館，我們希望讓他有一個特色去突顯出來，剛好我自己在台中縣立文化中心，負責視聽資料的管理，當時在推藝術電影和古典音樂。所以我來到深波圖書館，我就想說再把電影放進來試試看。那時我們就開始收集電影圖書，慢慢開始推電影的相關活動。

我們收集到這些電影圖書、影展雜誌、手冊等，這是一般讀者比較願意去看的書籍。這些電影書也參考國家電影中心的分類方法，從電影門類再去細分，大概有五六個門類。我們在 1998 年的時候，開了一個研習營。我們那時候請到林正盛導演、聞天祥老師、謝嘉錕老師，這幾位老師來進行一系列認識電影的課程。那時候聞天祥老師還在當兵，我們邀請他來為我們講電影。陸陸續續，2001 年，邀請他來做愛情功課的電影研習。想說用愛情這個主題比較可以吸引大家過來。過去我們也跟電影博物館策劃一個三月影展，之後再請聞老師及六位新銳導演，呈現自己的電影作品。剛好在 2002 年那時候，當時的文建會提出地方文化館的計畫，我們剛好可以迎合這個計畫構想。所以我當時就把我們過去的電影活動和電影特色的建議，提出一個計劃，也就是「沙鹿電影藝術館」的計畫，獲得文建會補助。2004 年就先掛牌，等到下一年我們就開始營運。

剛開始，我們先把空間修繕，從戶外景觀盡量去形塑成一個有電影氛圍的空間。讓大家感覺一踏進來，就感覺這是可以跟電影密切結合，可以看電影的地方，我常跟一些來訪問的朋友說，我們希望去看一部電影是去穿越那個書香氛圍的感覺，而不是像過去我們小時候看一場電影，是要穿越那個柏青哥。穿越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像我們去國家兩廳院是一樣的感覺，我們希望電影是文化的體會。

這是我們的入口，從這邊可以看到自製的一些藝術雕塑。來到內部空間，我們是用台灣電影代表性的人物，在我們的樓梯牆上。上去後就是二樓的電影院。有 80 個座位，我們當時的想法是做到跟一般電影院一樣，剛成立時有購買膠捲放映機，營運十年後這部機器已經變成老古董。現在要用數位電影放映機，可是我們經費已經斷炊了，所以期待下一筆經費可以補足設備的缺憾。

這是在我們 2005 年正式營運，放映的第一部電影是當時候孝賢的新片《咖啡時光》，當時我們地方上的文史工作者，可以說是整個大集合，像同樂會一樣，非常歡欣鼓舞，我們台中地區能有這樣看電影的空間。這是我們在放映《佐賀的超級阿嬤》，不是每部電影都有這樣的盛況。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照片，扶老攜幼來看電影，而不是一般大家各自看，跟別人不相干，而是非常溫馨的感覺。但有種感覺盛況不再，因為設備趕不上時代了。

所以我們一直在，我們去看電影就是希望看到真正很深入的層次。除了看電影之外，我們公共圖書館最希望大家也可以把書帶回去看。這就是我們經營電影這一塊的心願。這是我們在今年年初在台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合作的紀錄片雙年展的現場。我們算是一個小圖書館，又是比較偏鄉的地方，我們是做了十幾年這樣的電影特色，算是有被看見，一些策展單位都會直接來跟我們接洽，作為巡迴的端點。在 2005 年，蒙藏委員會有來做影展，作為中部地區巡迴的端點。在我們沒有經費的情況下，積極地做電影推廣，能夠被看見，覺得很欣慰。

這是今年年初紀錄片雙年展的映後座談。不是每一次都有這樣盛大的映後座談。這是花很多錢很多人力。過去我邀請劉森堯老師來進行講座，電影看完之後大概走掉一半，留下來的十來位，甚至不到十位的觀眾。我們真實的景況是這樣子。這是投注很多人力才有這樣的景況。有點像嘉年華會的節慶式的，大家去趕一個市集這樣的感覺。所以其實電影人口是有的，只是沒辦法去聚集起來。他如何去聚集，就是我們要去克服的難題。

這是我們跟靜宜大學合作的模式。靜宜大學大傳系有一位劉森堯老師，開了一門電影賞析的課程，把學生拉到我們這社區來，讓學生去認養我們幾場映後座談。它們的主題就隨著老師的講授課程來挑影片，把他們課堂上所學的賞析方法應用到我們講座。我稱其為影評實驗室。他們非常用功，認真在做影評賞析的座談，也不輸給劉森堯老師。他們一個學期有六部到八部的影片，做賞析和座談，這其實是大學生的專業服務學習，我們也很樂意讓這樣的課程進到社區，讓大學的資源跟社區來共享。這是我們劉森堯老師在講系列電影賞析的座談。講到後來他就跟我講說，沙鹿這邊可能可以暫停了。他覺得這樣的講座可以放到台中市區，所以我們期待影視發展基金會把獨立電影弄出來後，我們可以再邀請劉老師進行

這個講座。

這是我們結合飲食文化，我們館內的飲食文化專書，我們挑出一些相關電影做延伸。我們也拉到咖啡廳的現場，期望直接去把觀眾找出來。不斷地嘗試。再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這個館除電影欣賞及賞析外，我們還組織一些影像志工，培養這些志工伙伴可以做一些影像創作。過去幾年，我們有地方文化館的經費在挹注的時候，每個月第一週和第三週有固定聚會，大家一起討論影片創作。我們有幾位志工都有接案子，有的甚至是公民記者，創作量之豐富我們都懷疑說你現在有在上班嗎？覺得算是我們在做電影這一塊時，意外培養了影像創作夥伴。

這是我們團隊自己製作的圖書館簡介影片，片長大概 27 分鐘，也是我們從拍片的構想、劇本發想一直到拍攝簡介後製，都是我們這些志工一起合力完成，持續拍了 2 年時間。有位志工當時還在台南藝術大學念音像所，他在大三的時候來我們這邊當影像志工，後來因為熱愛電影、去台北跑影展，來我們這邊之後，畢業後去傳播公司一兩年，再去念藝術大學。在斗六蹲了六年，完成斗六湖山水庫的紀錄片。這是我們這些夥伴接受委託，那時候是台中縣立文化中心在豐原的編織工藝館，20 周年的影片，由我們志工伙伴完成。這一段是我們那位公民記者，針對我們這些所推的電影活動所作的報導。

(播影片)

這是剛剛公民記者幫我們作的報導。接下來我們分享，我們跟沙鹿國中的合作，利用社團課程教他們簡單的微電影製作。過去我們做剪接教學時，都是用專業的軟體，但是效果不彰，因為門檻太高，回去也沒有軟體可以練習。所以我們改用簡易的軟體教學，甚至用手機也可以剪。這是他們自己去拍去玩，我們想到一個辦法，請沙鹿國中家長來觀賞電影，由老師來賞析陪伴。這樣就不會跑一半了，大概跑三分之一。我們很常被問到經營困境是什麼，最常遇到就是沒有錢。我們有一個夢想，期待我們像高雄市電影館那樣，有一個獨立的電影圖書館。希望未來幾年有機會能實現。今天先講到這裡。

(肥內老師主持)

王：

我們謝謝陳主任的分享，那當然公部門在做影像推廣的過程中，其實常遇到這些困境，這些困境該怎樣突破，其實就是大家要思考的部分了，那接下來請光點華山的行政總監陳柏任小姐，來跟我們分享他們在經營光點，排片等等他們有哪些想法、策略，謝謝。

柏：

大家好，那我看今天時間點也快要打鐘下課了，那我就簡短分享，當富邦文教基金會邀請我來的時候，其實我想到的是，為什麼非主流觀影在現在這個社會

越來越重要，重要的又是什麼呢？我覺得在這幾年，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科技越來越發達，我們種種科技都讓我們隨時可以看到電影，所以進戲院看電影這件事，是我們在經營地區電影院遇到很大的挑戰，也就是如何呼喚大家進來電影院。我認為如果要經營藝術電影院，我們要經營空間的儀式感，也就是說把觀影這件事情，形成一種儀式化的過程，會有別於我們在手機看到冰冷的接觸。我覺得電影院除了儀式性之外，還有屬於人的溫度，屬於實體的接觸。我們其實安排了非常多映後座談。那麼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們現在有光點台北與光點華山，我們經營空間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我們都是歷史建物所產生的，這可能在台灣藝術電影院中是蠻獨一無二的。當大家進來古蹟跟歷史建物看電影時，其實我覺得空間是有故事的，會讓進去的人有不同氣氛。也會有一個電影教育，為什麼我們要做電影教育？這跟冷彬、dacco 都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是為了商業考量。因為我們發現年輕人不看電影，這個產業就沒辦法運轉。它們不看，因為他們看不懂。這不是他們熟悉的語言，他們熟悉的語言是好萊塢的語言嘛，所以我們開設了很多講座、賞析的相關課程，我其實很懷疑我們臺灣的創作者創作了那麼多多元的影片，我們臺灣的觀眾準備好接收這些影片了嗎？我很怕十幾年之後，年輕人再也不看電影，所以我希望能開始扎根，作電影教育。

這是我們兩個光點，光點台北是由美國大使館改建，光點華山則是在華山 1914。一個比較優雅，一個比較野性。最重要的是歷史文化建物如何跟周邊連結。我們為什麼要介紹這個空間，我們一進這個空間，就產生跟空間的連結，不同於進入商業影院。我們從車水馬龍的街道，再來走進電影院，我們發現他是一個漸進式的，從門口到草地，到達建築物裡面，我們心靈是一層一層沉靜下來。我們慢慢把觀眾導進要去看藝術電影的時候，這一條有形的道路，以及觀眾看完電影後可以留在原地慢慢思考，我認為這才是走完整個儀式性的程序。

這個是好像是大正時候蓋的，就很多日本學者到西方留學後回到他們殖民地蓋的，本身有一個很優雅的味道在。以前中山北路其實是日本的赤石街道，他其實是日本王公貴族要到圓山神社要去參拜的路程。所以中山北路到現在有瀟灑著非常優雅、有西方色彩的地方，也影響到了光點台北的氣氛。他過去也曾經是外交的中心。這是光點華山。我們一進華山就會發現很多樹，很多大型倉房。所以他的吞吐量比光點臺北來得大，我們跟園區其實是一個戰略性的夥伴，也就是園區吸納來的人群可以帶進電影院裡。（敘述投影片中光點華山的魅力），因為我們其實是在酒廠裡面，有一種工業感，這是電影院的外牆，一直保留著它原始的特色，這就是我們光點華山的樣子。我希望觀眾進到光點有一種儀式感。透過一層層場景的改變進入到影廳，進入到自己的世界。擁有屬於你自己的觀影經驗。有別於商業影城給觀眾的感受。我們也有做獨立影展，十年之間有 42 個影展，與法國在臺協會密切合作，因為法國有源源不絕的片單讓我們挑選，那中山北路到現在也還有許多日本居民居住，我們也辦一些日本相關的影展。

(歷屆相關影展的介紹)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電影院的排片，其實是一個橫向延伸。他是我們營運的最基礎，排片節目要好，但如何傳達這個影片的精神，空間的精神，透過影片相關的簽名會、活動裝置等等。讓這樣的節目精神能夠深入人心。民眾的消費主要不是買電影票，而是參與這個活動，並對這個活動有歸屬感，他自然也會對這個品牌產生認同感，對這個品牌的排片有信心。

我們有年度扶植新導演系列，我覺得這跟電影教育很有關，電影院其實位在產業的下游，產業的上游其實是創作者，我一直認為戲院是一個平台，去把創作者和市場連結起來，臺灣有很多年輕的導演，其實每年創作非常多的電影，可是能夠上院線的很少。因為創作產業鏈是很斷裂的，有時候創作完可能沒有行銷，行銷完沒有找戲院發行，戲院發行完三天就下片了，但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做這樣的事情，去培養這些台灣的新導演。我們在光點臺北的時候，有一部短片叫《天黑》，當時我們去放映這部片，讓這個導演有發展成長片的決心。後來他拍成《逆光飛翔》，我記得當年那部片獲得金馬獎提名，而黃裕翔也是當年最佳台灣電影工作者得主，這部影片就貫穿了那年所有電影的精神。我們戲院放新導演的影片，對導演來說意義重大，他可能會因此得到家人的認可，讓戲院更有信心去上他的第二部片。所以我們就開始做扶植新導演系列的活動，那今年已經做到第九年，另外也為新導演做法律著作權的教育，因為其實很多新導演創作到一半，就要去打官司，會因為著作權問題而無法心無旁騖的創作，所以我們希望能替他們解決這樣的問題。

然後說到今天最重要的問題，電影教育，我們光點電影教育分三個層次。第一個，我覺得在台灣這樣的氛圍，一個藝術電影院其實就是電影教育的一種。第一層是一般觀眾，我們每一部影片都會量身訂做講座或周邊活動，藉由活動能接觸影片的多樣化。第二個層次是電影課程，這是在光點兩館非常重要的營運軌跡。我們會開四到五門課，約五十幾堂的課程。那這個電影課程對應的是一般觀眾和電影專業人員。對一般觀眾，我們是做電影賞析或電影史，從電影鑑賞的角度下手，這個目標觀眾，除了對一般觀眾之外，還有學校老師。我們對學校老師有提供很好的折扣。第二個是電影的專業實務課程，其實現在臺灣的電影工作者不怕多，其實就怕一半已死在沙灘上。我們一系列從上游到下游，從製片電影提案，我怎麼跟有錢的人提案製作，很多導演是不知道的，怎麼行銷？怎麼分潤？你會面對到的法律有哪些？一步步教導這些電影從業者，或有志於從事電影業的學生，都可以來上課。第三個層次是影像推廣教育，其實我們昨天才做完一個影像推廣教育，是給校園的，我希望能用戲院這個點，這是我們手上最大的資源，我們主動邀請附近學校的師生進來看電影，並且請到影人過來映後座談，我們希望藉由這種映後座談，讓小朋友能夠問問題，對創作者進行反饋和思考。其實有時候小朋友問的問題都很有趣。他問為什麼要拍這樣的東西呢？他是一個非常單純的問題，往往都很本質性，有時候導演都答不出來。在這麼多次跟學校結合的活動裡，就是請老師跟學生，我覺得 dacco 女士說的很對，對小朋友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老師的角色，所以比起讓小朋友來看電影，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種子教師的培育。

所以我們今年第一次做了中學教師的種子課程。讓將來有志於電影教育的老師，手上都有可行的教材。(光點舉辦的課程快速介紹)

那這個就是剛剛講到小朋友問很本質性的問題，小朋友問，導演，你怎麼讓小狗能乖乖在那裡拍片，這就是有拍過電影的人才問過的問題啊，我們一般觀眾問的可能都是從精神性、感受性的部分下手，你看這些拍過電影的小朋友，他看電影的語言不一樣，他還會問導演要不要拍續集，用怎麼樣的角度拍續集，他是從創作者的角度出發喔。

(介紹場館)

我覺得一個場館的建立，是要讓觀眾有良好觀影經驗，讓觀眾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來，我覺得現在觀眾都不太有時間，常常出門看完一部電影回到家就三四個小時，如果今天又剛好踩到地雷，所以我覺得電影院排片應該要能讓觀眾有信任感，讓他們覺得，喔，光點排的片子應該不會有地雷，有這種品牌信任感很重要，再來我們會開發一些週邊產品，來開發新的觀眾群，目的不是為了營利，就像前面剛剛講到有一些觀眾進來是為了這些產品，好像沒什麼時間了，後面還有一些分享的時間，那就謝謝大家！

(2:00:57)

肥內老師帶三位對談

王：

雖然時間有點超過，但希望大家還是有耐心的聽三位講者在不同體系下、針對一個問題進行溝通交流，那請三位講者上台，那台下的觀眾隨時有問題，也可也提問喔。

好，剛剛聽各位的分享，能發現在不同機制上，在面對電影教育推廣的思維是非常不同的，想先請教你們怎麼去看待，比如說像陳主任在戲院端處理構想空間設置，有一定程度的問題是他要怎麼樣去形成誘因，比如說透過軟體(片子)還是硬體(空間)，那在思考上來講，他其實有一個很幽微的東西，比如說以光點的例子，是先有空間作為主體性去思考，還是以片子為優先，那你在思考的是說你們要吸引觀眾來，但是是多一點的觀眾，可是最後這東西是否能達到我想的效果，那在建立品牌之後，我們是否只有固定的觀眾，那又如何拓展出去其實是一個問題，那當然陳館長(陳錫冬)的情況在位置上有先天的弱勢，那您在思考說要讓更多人來的過程中，是不是會逐漸失去理想性？那必然會有一個時間去累積的過程，那是否有辦法花時間等待過程完成，那在沒有的前提下，有沒有什麼關於整合的想法，可以去做一些努力、合作，那回過頭來會想了解像是巴黎獨立電影連盟，在做這件事情，有沒有辦法追蹤長期以來所做的努力，是否真的對年輕人有一定的效果，又或許是根本不需要去衡量效果，就讓教育成為長時間的潛移默化，簡單來講，透過映演結合電影教育的本質是什麼，你們希望看到的是什麼圖像？

冬：

其實我們在作電影這塊，我們出發點是行銷我們圖書館，還沒有想到落實電影教育的部分。我們在考慮要去營造這些電影觀眾，怎麼樣讓他們進來的時候，我們想到的是說，如果去迎合他們的品味，那是時尚，不是需要我們圖書館來做的。所以我們在規劃電影的時候，我是很堅持，一定是在一般商業電影院看不到的電影，來提供給這些進到我們圖書館的讀者朋友。至於人來了多少，我們是用時間去醞釀、等待。這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初衷。所以我們一直有作一些嘗試，利用一些社群團體、教師進修、邀請學校到電影空間來講一部電影，之後由講師來分享和座談，這樣是最直接的。讓教師對電影有程度的了解，回去可以回饋給學生。我們是在這樣的嘗試跟努力。另外還有像剛剛講的，利用家長會的機制。另外我們也嘗試跟高中校園直接跟學校合作，直接開設電影製作的課程。針對這些高中生去設計的課程，進到電影初階創作的認識。做不同的嘗試。

柏：

我覺得在經營電影院的行銷很重要，其實空間也是一個行銷。剛好我們是用這兩個空間，跟法國 CIP 一樣我們也是用協會來經營，通常是以政府的建設來經營藝術電影院。政府的建設通常都是地方文化館或古蹟歷史建物，我以前拿到這樣建物的時候，總覺得會很難做電影院，根本沒有電影院的感覺。那我們就新創一個電影院的特色吧。這是把危機變成轉機的方式。我們怎麼都沒看到台灣電影的影片呀，那我們就把台灣導演的影片找來播放。以後的電影還是需要年輕人來支持，所以希望能對年輕人做電影教育。你說怎麼樣擴散，我覺得節目的策劃是不用說，一定要非常優良，有時要獨家，有時要跟其他院線配合，我覺得節目是最基本的。再來是民眾鑑賞力要提升，再來是良好的觀影品質。我們的觀眾好像說是一般的文藝青年、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等。但我有不一樣的觀察，我認為好的藝術電影，應該是要普羅大眾也能共賞的。在 2007 時，我們公司有部片叫《愛麗絲的鏡子》，這部片子其實在講兩女一男的同性異性的故事，那一年片子去了法國影展，導演回來跟我講了一個經驗，他講的這個感想是我在日後最大的支持之一。這部電影除了戲院放映之外，還會到小村去放映。那時候三百多個人來看，但其實在台灣是很冷門的。導演放完之後站起來，發現大家都沒走。他就問觀眾這是影展的規定嗎？還是這是禮節呢？有個老阿嬤站起來回答，這樣的電影我們從小看到大，這不會很難，我覺得你們拍得很好，也很親民。我就在想哇！真正的藝術大國，從小看的是很多元的影片，他的目標群是全國的國民，而不是像我們要找一個目標，然後從這個目標介入。所以我知道雖然我們現階段的觀眾可能是文藝青年，但我發現有越來越多商業片觀眾會來看我們的藝術片，這是很大的成就，就是把敵營的觀眾拉來，你可以看他們觀影的視野其實是越來越打開的。希望在台灣不久之後也能像法國一樣，也能有多元的口味產生。

D：

我們是如何評估後續的影響。我想先回應陳女士的話，光是有片單已經不夠了，更重要的是如何有配套措施吸引觀眾前來。我們的獨立戲院通常都是很舊，不是高科技，不是像光點這樣在如此有歷史意義的電影。在法國有一個導演，有一個宣傳廣告，想吸引青少年來獨立電影院看電影，想改變巴黎電影院就是老舊又髒的形象。剛才你提的問題，的確也是很難評估相關的影響。但是我們可以從數字看到，在某個年齡層的人，他們會受到吸引來看電影，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他們來看的並不是好萊塢的電影，而且是在規定的時間裡跟所有人一起看電影，在戲院裡抬起頭來看電影。在放映前後有座談，讓大家分享觀影的感受，我相信這就是影像教育的內涵。這不是真的要讓學生認識到電影的內涵，而是養成觀影的習慣，還有對影院的信任。影院內當然不是只有藝術電影，也有商業電影，對這些排片單的人，我們是信任的。讓觀眾習慣去看電影是一個文化的行為，重點並不是要認識或分析電影的什麼東西，而是從觀影的行為中去養成文化的行為。

(2:18:59)

王：

如果這樣聽起來的話，就這年來看。台灣比較大的關鍵問題是，就是人們覺得沒有受電影教育的必要。所以陳館長常常遇到的是大家看完電影就走了。其實這個不用付費的活動，觀眾並不會覺得是機會教育是機會學習，或是觀看電影之外的附加價值。觀影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講沒有這個需求。如何喚起他們知道觀影這件事情，是可以學習到更多事情的可能性，以及對他們來說好處是什麼？在電影台也可以看電影，我也可以在看商業戲院看。對他們來說為什麼產生落差，或產生需求，有這種需求，這個需求是很重要的，那有沒有這個想法能夠提出來讓大家哪一天可以合作並且讓理想性可以落實？我這個問題會不會太抽象了？

柏：

我這邊可以講一下市場端的觀察。其實我之前跟國小老師討論過，電影教育這一塊。說學校有一些藝術課程，我覺得台灣的電影教育在學校，雖然教育的體系可能沒有辦法，但有時候我就在想，雖然學校有美術課音樂課，但我們台灣的電影其實是世界知名的，也有很多人透過電影來認識台灣，那我跟學校老師談做大的問題是什麼，最大的問題是家長。可能要很久之後，我們才會有影像教育。當我們的民間團體由下往上要推的時候，家長是最重要的。為什麼呢，因電影教育沒辦法量化，沒辦法打分數，家長會覺得你學到什麼？你幾分？家長沒有感覺，因為沒辦法量化。當學校的校長或老師帶學生來電影院，家長會投訴，老師都沒有教學，去電影院偷懶。家長的認知上學就是老師講課大家聽。這是一個價值觀的養成，我們現在家長對於影像能產生的力量沒有那麼大的想像力，可能會有一些要和家人一起做的學習單，就覺得學校不要再弄這種東西，他壓力很大。那現在這些年輕人就是未來的家長，如果他們從現在開始接觸電影，未來他一定會很欣

然的讓他們的孩子去接受電影，那這是我的看法。

冬：

剛剛 Dacco 有提到法國的影像教育從幼稚園就開始，那在 2003 年的時候，我們圖書館仿效英國推出零歲閱讀運動，這樣的閱讀教育，現在在我們台灣已經走了十多年，大概現在很多家長，懷了孩子後就知道，應該從小孩子兩三歲就可以用故事書餵養孩子，不過像過去一樣說認為小朋友怎麼可能知道你在說什麼。像這樣閱讀的養成是從出生就可以開始的。對應到影像教育，從國小、國中都可以開始，去這樣落實整個影像教育，等整個市場，或是說到我們這個映演空間時，推動起來相對就會容易很多。

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那我們這一場的討論就到此，如果各位還有什麼想說的我們可以私下來討論，那我們下午還有兩場場活動，那各位也可以把心中的疑問留到下午探討，那謝謝我們三位講者。

(2 : 2 6 : 1 5)